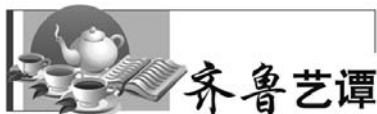


在当下诗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

山东女性诗歌的精神建构



刘东方 张厚刚

新世纪以来，山东女性诗歌“异军突起”，在当下诗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山东文学的版图结构。《山东文学》曾集中推出“山东首届女子诗会”，展示了69位活跃在山东新世纪诗坛的女性诗人的诗作，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引发了山东乃至全国诗歌研究界的“青睐”。她们的诗作在女性意识、苦难意识与存在意识诸方面，实现了自身的精神建构。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歌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独特的女性体验。它们既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感受到的性别歧视，也表现了超越女权和男权的女性自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了置身现代化节奏中女性特有的生活感受。

山东的女诗人薇紫在《女性书》中写道：

我忽然惊觉自己：
我的存在——身体
它也是硬硬的，并积聚水流与力量
使那些痛苦蓄藏着的叶子从体内涌泻出来

“惊觉自己”即身体意识的觉醒，亦即女性意识的觉醒，“惊觉”的内容是“我的存在——身体”，用“身体的觉醒”即“自我意识的觉醒”来清除长期以来文化对女性所施加的枷锁和污名，使得诗歌中的女性内容得以填充，使之具有了坚实的反抗力量，并以此来确证女性自身存在、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薇紫的《女性书》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女性独到经验的一部力作。正如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赛诗歌奖颁奖词所言：“薇紫的《女性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把女性诗歌写作带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与以往女性诗歌抒写的不同之处在于，薇紫超越了男女两性对立、对峙的视点，她所关注的是在更高的视点，从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共同体上来探寻幽秘的女性生命体验与存在的关系，这就走出了整个二十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乃至女性文学控诉男人、追求两性平等

等的表面层次，进到更为复杂的生命体验。

其他的山东女性诗人也在各自不同的诗歌领域探索着自己独到的女性体验，路也的诗歌从青春爱情的自我咏叹转变为对女性意识的沉重探讨，具有一种阴郁沉静气质，读她的《风生来没有家》与《地球的芳心》、《心是一架风车》、《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等诗集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臧利敏的诗作表达了一个“小城的”的女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酿制和发酵的生活感受，以及委屈和忧伤……凭借对女性生活意识的敏感，她的诗歌带上了一些含蓄蕴藉、空灵沉静的审美成分。东涯在“侧面的海”上，展开自己独特的女性诗歌写作，即使是言说“存在”、言说“死亡”这些沉重的话题，也能以女性之爱作基底的风托，使得她的诗具有悲悯温厚的母性情怀。山东女性诗人群体的女性意识觉醒，不是形而上的意义上的姿态式的追求，而是有其苦难意识、存在意识作为支撑，既具有女性主体式的情感体验，又具有普世的意义，是中国女性诗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东女诗人虽然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她们的诗歌并不热衷于自我的极度张扬，也不局限于个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书写“苦难”，呈现出对历史和命运的主动承担。这些“苦难”不仅是现实生活意义上的，也包括超越现实层面进入到精神层面的苦难。寒烟的诗歌对人类苦难的抒写有着近乎痴迷的狂热，她通过苦难沟通了与她所崇敬的先辈诗人之间的精神勾连。请看《曼德尔施塔姆》

一个浑身着火的人
闯进了谁的时代？
请接受我冒烟的问候
你被呛出了眼泪？
啊……我吞噬空气
吞噬我们亲密的距离
没有人比我更热爱这血液里的陌生
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
我的人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
我已听到黄金的韵律
世纪的幼芽在宇宙的胎盘里
惊醒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他少年时期便显露出诗歌才华，他的诗歌形式严谨，格律工整，在优雅的古典韵味中充满了浓

厚的苦难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悲剧风格。寒烟在诗歌中感受到了与他类似的“苦难”，“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我的人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作为高度敏感的诗人，寒烟能切实地感到曼德尔施塔姆的痛苦，并承接他的“苦难”，“一个浑身着火的人/闯进了谁的时代？/请接受我冒烟的问候”作为跨越时空的这笔“遗产”的承继者，诗人用“苦难”作为对时代和人类的共通性的承受和感应，因此，寒烟诗歌中的苦难不是外源性的，而是带有“历史承续”和“历史循环”的性质。笔者认为寒烟的苦难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苦难的阅读以及对欧洲上的苦难认知，她的那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情结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她诗歌中的苦难因为缺乏有力的生活支撑，因而更倾向于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形而上的一种自我虚拟和幻想。

与寒烟的“形而上”的苦难相比，另一位诗人阿华在诗歌中呈现的苦难意识更加“接地气”。“我已经把痛苦挂在胸前了/为什么雾气还要一层层地/笼罩着这广袤的原野”阿华善于从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诗歌中的悲悯，并带有深刻的自我剖析。来小兮(威海英)的苦难意识是从亲情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带有令人绝望的悲伤表达。在一组给母亲的诗《风吹草动》中，她把母亲的苦难提升为“人”的苦难，“母亲，你有一百个悲哀”“我用黑暗和风雨爱你，用野草和杨树爱你/总有一天，我用死亡爱你。”诗人通过对母亲的爱，显示出母亲的苦难、绝望以及自己对这爱的彻底和决绝。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人笔下的苦难有着丰富的内容指向，与二十世纪女性诗人的创作相比，她们笔下的苦难更多地向着人类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女性自身的人生苦难倾斜，它克服了时代的喧嚣带来的诗歌抒写的浅表化，给山东女性诗歌带来宏阔的气象与丰厚的质地，也赋予了山东女性诗歌凝重沉稳的风格。

山东女性诗歌的精神建构不仅包括女性意识、苦难意识，还有对存在意识的执着探寻。其在意识体现为多方面，既有着眼于个体生存困境，也有对人类的生存意义上的关怀，还有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批判。臧利敏《一个人被抛到世界上……》：

一个人被无端地抛到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

没有人他的生死负责

在臧利敏看来，人的“存在”并没有先在的“因由”，因为世界是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被抛人”表达了人的孤独、无理由的荒诞性质。另一位诗人王小玲在《相约春天》里写道：“生命是不可预言的。幸与不幸都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每一程漂泊中……生命太多的际遇本来就是含混不清的，甚至荒谬离奇的。就像爱会伤害美，美能击毁美。”诗作表达了诗人对命运和人生的不可预知性的深度思考。正如她自己所说：“诗是我内心世界的神圣独舞。守住自己的文字世界，保护女人冰凉锐利的理智和温暖高贵的平凡。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定有着明亮的心灵和雍容的人格。如此，诗歌的力量即主要与内心的气质与尊严有关。”

而东涯则认为“我所主张的诗歌写作，应该往生命体验里写，往灵魂深处写，注重诗歌的精神尊严和内在力量的挖掘以及诗歌品位的经营和提升，‘以感情形式表现德行和理智真实’。这个世界上能证明我们独一无二的方式很多，诗歌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业，虚伪不得，功利不得。”《在不透明的城堡里寻找》中，她把自我存在具化为“我的存在是一个双重迷宫，生活和写作构建了它，拿掉任何一部分我都将是残缺的。”在她这里，自我存在置换成了“写诗”，“写诗”成了东涯自由意志展开的路径，并上升为“生活的灵魂”。阿华的存在之思体现在自我与世界的对立关系中，她写道：“我一直想和这个世界和解/生活却总是带着敌意”。“和这个世界和解”的内在主观愿望与这个世界的“敌意”构成了巨大的矛盾，但这世界的“敌意”，也是从个体的体验中得到确认的，因此，“敌意”也就成为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内部环节。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总之，山东女性诗歌，作为一个“群体”或一种“现象”，所秉持的对“女性意识”、“苦难意识”、“存在意识”的自觉发现与追寻，使其“越来越成为中国诗坛不可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李接平语)，也正是在这个发现与追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精神建构。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院长，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洋 报道

“大圣，大圣，我们合个影吧！”身披黄金甲、头戴紫金冠、毛茸茸的“美猴王”出现在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儿科病区，引起阵阵欢呼。原本因打针而哭闹的孩子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草根明星活跃城乡

□李伟伟 薄纯民 报道

本报津讯 2月26日，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乡村剧场热闹非凡，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由新叶正在教村民们跳广场舞。村民王占美高兴地说：“趁着农闲，县文化馆的老师又来教我们跳广场舞了，现在我们学会了《红红的日子》、《欢聚一堂》等30多支广场舞，每天晚上大家都来跳舞，这里可热闹了。”

前关村投资70万元建起了乡村剧场，硬化了场地，并安装了路灯、音响、投影等设备，村里组建了腰鼓队、广场舞队和铁门关庄户剧团，村党支部书记崔星国说：“在县文化馆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庄户剧团编排了《夸夸咱们前关村》、小品《二老探监》等节目，拍摄了《换届风波》、《宾朋风波》等微电影，村里每年都举办消夏晚会、春节晚会，大家伙儿凑一块儿乐呵乐呵，庄户剧团还到各村去免费演出呢。”

前关村不仅把舞台搭在了村头，还把舞台搬进了城里。春节前，前关村编排了大型秧歌舞《花开盛世 鼓庆新春》，在全县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时，秧歌队的队员们伴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整齐的步伐、娴熟的动作、高亢的声音，引得观众齐声喝彩。正月初七至十五期间，县凤凰广场举办了“欢乐大家唱”活动，庄户剧团纷纷登台献艺，有表演梦想和艺术才华的草根文艺爱好者还可以现场报名参加文艺演出，群众走上舞台、展现才艺，连续举办了戏曲、歌舞等9场专场文艺晚会。前关村新排的小品《诚信买卖》、双簧《夸夸咱村新变化》等节目也登上了“欢乐大家唱”舞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今年的文艺晚会我每场都来看，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水平也很高，老百姓演给老百姓看，更热闹。”观众张志强说。

该县以“舞动凤凰城·唱响新利津”为主题，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不断创新文化载体，策划了乡村剧场优秀剧目展演、庄户剧团演出、百姓春晚等系列群众文艺演出，老百姓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为丰富城乡群众文化艺术生活，该县把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基层，在农村，全县建起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8个，文化大院476处，农家书屋249家，乡村剧场35个，各村普及了有线电视网、远程教育网，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15至20分钟文化圈”。今年，将规划建设20个乡村剧场，组织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进村开展健身广场舞、戏曲等文化培训，鼓励庄户剧团同县剧团一起开展“百团千场乐万家”、庄户剧团巡演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

冠县乡村戏迷“打擂台”

□许永飞 王娜 报道

本报冠县讯 “戏迷擂台赛，有才你就来！下面有请兰沃乡韩路村梨园文化大院的演员们给大伙儿演唱豫剧《庄稼佬》。”日前，在冠县兰沃乡韩路村豫剧迷擂台赛现场，戏台上报幕声刚落，台下叫好声随即响起。

韩路村是兰沃乡的明星村，靠万亩“中华第一梨园”享誉聊城市及周边地区，每年都吸引省内外来游客旅游参观，富裕起来的村民把唱大戏当成享受生活的形式。每个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这里都会定期唱大戏。春节前还加演了一场戏。“俺们的戏迷擂台赛还吸引了周边村庄的戏迷呢，擂台赛每天上午八点开始，多时将近700多人来听。”正在观看打擂的67岁老戏迷王凤祥欣喜地说。正在化妆的王占花是韩路村人。她说，家里开着一个生资门市，特意跟儿媳妇错开看门市的时间，来这里痛快地唱一场。“她可是村文化大院的台柱子，年轻的时候还是豫剧团的演员呢。”一旁的边红方说：“到我上场了，看着吧，这次的擂主俺拿定了。”王占花信心十足地上台了。

兰沃乡文化站长么红彩说，当地充分发挥村文化大院的作用，结合各村开展的戏迷擂台、广场舞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现在群众生活水平高了，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热情也高涨起来。我们也积极提供引导、扶持和帮助，日子红火了，精神生活也不能落后。”



□张宪军 田林 报道

威风锣鼓敲起来，欢快的舞蹈扭起来。新春时节，德百集团由200余人组成的文艺队伍来到德州市、县区主要街道以及河北的故城、景县、吴桥等地，丰富活跃当地文化生活，祝福新的一年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群众生活幸福安康。

艺林新军 竞显华彩

山东艺术家以实力雄厚业绩骄人为业内所瞩目

□冯远

出于专业同行的缘故和原来工作职责的原因，我一直较为关注山东地区中国画艺术创作发展变化动态，并结识了众多的山东籍艺术家。多年以来，在全国各类美术创作和展览活动中，山东艺术家以队伍整齐，实力雄厚，整体业绩骄人为业内所瞩目，在传统齐鲁文化与海内外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中，逐渐确立并提升了以注重人文精神内涵、传统优秀文化内质、载道济世服务社会为内容的进取精神，进而形成了基本功扎实、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善于开拓创新和风格面貌多样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特点。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代表在全国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令人欣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接受过良好专业基础训练的山东青年艺术家新苗绽放、茁壮成长。他们能够注重向传统学习、向生活学习，注重研究学习现代艺术的创作规律，创作观念不断更新。我高兴地看到了以张宣、杨晓刚、张春艳为代表的这批新人显现锋芒、崭露头角，表现出良好的禀赋潜质：主题取自现实生活寻常细节的杨晓刚人物画，致力于以水墨语言诠释艺术的诗性化特征，在写实风格中追求唯美主义的抒情特点；张春艳的作品具有浓郁

的、能够打动人的质朴和亲近之感，她以极好的再现塑形能力，通过工中寓意的手法，充分重构了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表现出极好的潜力；王志东人微地观察身边生活，运用细腻精准的工笔语言表达对象，体现出内涵丰富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和扎实的写实功夫；如果说赵峰的生动自然的人物群像组合和看似率性、实则经意的水墨语言表现神采各异的苗族枪手，而具有较强的调动多人物画面的能力；那么吴磊的作品选题则近距离地聚焦于现代女青年和儿童日常生活，并且以不事雕琢的技术手法重现生活的多样侧面；而女画家李静笔下的都市人物则是多样兼容的写意笔墨，表现出某种灵异的视觉图式效应。曾受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李岩，其作品除了表现出鲜明的军艺绘画特点外，新作品“风”却体现了独有的个性特色和写意绘画的特质；宋述林试图以传统人物绘画题材结合差异化处理的画面制作，产生既陌生且独特的绘画效果，堪为别出心裁；而冯超在能够熟练创作佛道题材绘画的同时，又画得一手精致的现代都市时尚女青年的肖像，显示出多面手的扎实功底；卢晓峰善于采用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绘画语言，同时融入了适度的夸张和趣味化处理，为物造型和画面结构增添了些许生动意味；孙春龙在绘画主题和人

物造型组合中刻意营造某种宗教气息和装饰性因素，突出了画面的象征主义寓意特点；而孟祥军以颇具现代感的视觉样式和笔墨元素别具一格地表达出当代男青年青年的生活情态与形神面貌；至于以追求神风释趣为旨归的水墨画家张宜，则从价值观信仰到生活方式都与现代社会和世俗精神保持着相应的距离，并且在研习承文人写意绘画与书法艺术中体悟到不同境界的乐趣；而王法进则试图在画面中寻求新的诉求，将笔墨转换为色块与线条的交融，以简淡明快的塑造方式使画面呈现出浓浓的古典趣味；于磊则以中国式的审美令恬淡细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呈现出有悖于都市紧张压抑气氛的洒脱悠然，令人如沐春风。

齐鲁文化精神博大，源远流长，丰沃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无数文人墨客与饱学之士，也熏陶了一代代后来人，我在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中看到了山东文化艺术发展的未来。我之所以为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赶上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的大好时代，赶上了中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大好机遇，赶上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积极支持创作的大好环境，赶上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与艺术品市场持续活跃的需求，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各自才能、

展示各自才华的大好条件。而就他们的自身条件而言，今天的青年人天性敏感、敏锐、敏捷，资质聪慧、颖悟，个性鲜明自信，因此，只要他们能够谦虚谨慎，踏实努力，勤奋钻研，耐得住寂寞，成才、成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还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和需要不断充实提高的薄弱环节。整体而言是希望他们继续读好生活的大书和艺术的大书，增加人生历练，提高综合素养。个别而言，有的需要在造型形式研究、驾驭方面向深入和掌控规律上用力用勤；有的需要关注现实，善于从平凡中发现美的闪光点，以善良、正直的人性的眼光去观察、撷取、锤炼各自的表现对象和风格语言；有的则需要作品中进一步强化大我精神和境界追求……。艺术家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学术、艺术取向方向和目标，可以极尽张扬自我的个性，但是艺术的终极目标在于从精神到形式、内容的完美统一，这已是无数代艺术家、批评家的实践和人类文明历史反复印证的真理。张宣、杨晓刚、张春艳等正处于人生与艺术事业最好的上升时期，惟其年轻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可限量的未来，我真诚地祝贺、祝愿他们。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

农民京剧票友京腔京韵乐乡间

□王军 报道

本报惠民讯 农历正月二十，惠民县姜楼镇姜家村文化广场上丝竹悠扬，锣鼓喧天，建筑工地用的脚手架搭建的简易舞台上，几位身着黄绿戏服的演员正铿锵有力地唱着折子戏《龙凤呈祥》，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颇有范儿(左图)。容纳200多人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看到精彩处，不少村民随着韵律节奏，轻声地和唱，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在这里演出的是姜楼镇实验京剧团，是由50多名农民京剧票友在2014年底组建的。今年62岁的闫凤贵是京剧团的发起人。“这几年农民的日子好了，但村民的文化生活却不如人意，不是打扑克就是玩麻将，有时甚至赌博。”闫凤贵说，“尤其是村里的老人因为怕孩子们嫌弃自己脏，只能自己呆在屋里看电视，甚至有

老人心疼电费连电视也不敢看，只好几个老头呆在一起在屋檐下晒太阳。”

他还表示，最初就是村里的几个爱听爱唱的在一起，时间一长，周围十里八乡的不少戏曲爱好者也都加入进来，王家集、西平等10多个村庄的都有，现在已经达到五十多人。“俺们的剧团不为挣钱，全是免费为村民演出，演出就为图个乐，大家聚到一起，吹拉弹唱，一是自己图个乐，二是也能给乡亲们带个乐，给过年增添点年味，就拿这次演出来说，为了能让村民按时看上演，演员们一大早就开始着手准备了。”闫凤贵说。

在舞台旁边小卖部的房间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已经化好了妆，下一个角色轮着他出场，他叫曹汝锋，今年72岁了，前一阵在替儿子做农活时崴了脚，儿子不愿意他再来演出，可老人就是不同意，他

儿子没办法，只好在一旁全程陪同。轮到老人上场的时候，他扶着老人上台，再扶着他坐好。老人神态严肃，一丝不苟。伴随着打击乐和京胡声的响起，他铿锵有力的“马鞭”唱腔，赢得了满堂喝彩。

闫凤贵和他的京剧团成立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任务，每个月都要有一场演出，冬闲或是逢年过节要加演，一年下来免费演出20余场。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马本林特别编排了两出现代京剧，6月中旬到7月底，天气炎热，每次排练两三个小时，每个人身上都湿透了。一个多月下来，成员们共排练了12场。

为弘扬社会正能量，他们挖掘各村典型，将各村的人和事编成节目，经过精心排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喜人成果和对勤劳致富、贤孝和谐的追求与讴歌。

